

南唐泰州城位置新考

——基于地方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考述

周金波

提 要：泰州，唐代为海陵县，五代时期昇元元年升县为州。由“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刻等出土遗物和明、清州志等泰州地方文献可知，南唐泰州城为子城与罗城的格局。研究者多未走出明清泰州老城的藩篱，认为历代泰州城都在明清老城的范围内。经考证，南唐泰州子城位于明清泰州老城内中北部略偏东；罗城的范围却要远大于明清泰州老城的范围，是历代泰州城中规模最大的，但持续的时间极短。

关键词：南唐 泰州 子城 罗城 位置

泰州，唐代为海陵县，五代时期昇元元年（937）“升东都海陵县为泰州，割盐城、泰兴、如皋、兴化县属焉”^①。由1955年在泰州北城垣出土的南唐“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刻^②可知，当时的泰州“咸醴瞻溢，职赋殷繁，可谓水陆要津，咽喉剧郡”。南唐立国伊始，首任知州褚仁规旋即“重展筑”了“高二丈三尺，环回四里有余，其濠深一丈已来，广阔六步”的新子城。此外，明、清州志皆载昇元元年褚仁规“筑罗城二十五里，壕广一丈二尺”^③，可知南唐时期的泰州城为子城与罗城的格局，但二城的具体位置，“子城记”碑刻及历代文献皆未明述。研究者多认为南唐泰州子城及罗城位于明清泰州老城的范围内，但对其位置的认识却莫衷一是。其中根据南唐州治和明清州治的对应位置关系得知，南唐子城确实位于明清老城内，但具体位置观点不一。如李昌龄认为南唐子城的位置，“东约至今邑庙东巷，南约至今税务桥东路，西约至今海陵南路，北约至今人民东路”^④；王为刚认为南唐子城的位置位于“今玉带河（人民路段）南侧和西侧、海陵南路东侧、八字桥东街北侧之间的区域”^⑤。对于南唐罗城的位置，研究者也多未走出泰州老城的藩篱，认为罗城也位于明清老城内，如王为刚认为“泰州罗城的位置大概在今天海陵南路西侧的老城区区域”^⑥。上述观点的众说纷纭，表明该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笔者在广泛搜集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试对南唐泰州城的位置情况予以考述。

如图1所示，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政权更替较快。此时的泰州地区，唐末

① 马令、陆游：《南唐书》卷1《烈祖本纪》，南京出版社，2020年标点本，第217页。

② 现藏于泰州市博物馆，下文简称“子城记”碑刻。

③ 朱怀干、盛仪纂修：嘉靖《惟扬志》卷10《军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史部，第184册，第590页。嘉靖《惟扬志》为现存最早的扬州地方志书，现存最早的泰州地方志书为万历《泰州志》，诸志对泰州罗城的记载也基本近同，故采用嘉靖《惟扬志》之说。

④ 李昌龄：《泰州城池沿革》，《泰州地方志资料选辑》（第1辑），1987年，第238页。

⑤ 王为刚：《南唐〈泰州重展筑子城记〉浅释》，《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

⑥ 王为刚：《唐以来泰州城池考》，《中国城河论》，河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为扬州海陵县，杨吴武义元年（919）改属江都府。^① 武义二年，分海陵北境招远场置兴化县，属江都府。^② 乾贞二年（928）改海陵县为海陵制置院，属江都府。^③ 五代昇元元年“升为泰州”^④，初领海陵、兴化^⑤、盐城三县^⑥。昇元三年海陵县之南界五乡置为泰兴县^⑦，此时的泰州下辖海陵、兴化、盐城、泰兴四县。保大元年（943），又析海陵县置静海制置院^⑧。此时的泰州下辖海陵、兴化、盐城、泰兴四县和静海制置院。保大十年分海陵县如皋场置如皋县^⑨，此时的泰州下辖海陵、兴化、盐城、泰兴、如皋五县和静海制置院。显德五年（958）正月，周世宗克淮南，升静海制置院为静海军，后置为通州，分其地置静海、海门二县为属，治静海^⑩。显

① 据《文献通考》扬州条：“吴改江都府，置兴化县”（参见《文献通考》卷318《輿地考四》，扬州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497页），另据《资治通鉴》载后梁贞明五年（919）“夏，四月，戊戌朔，即吴国王位。大赦，改元武义。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礼”（参见《资治通鉴》卷270，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8843页），似表明扬州改州为府的时间为武义元年。此时的海陵县由原属扬州改属江都府。

② 据《輿地纪胜》兴化县条：“伪吴武义二年，置兴化县”（参见王象之编纂：《輿地纪胜》卷43，高邮军兴化县条，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1840页），另据《太平寰宇记》兴化县条：“本海陵县地，属淮南。伪吴武义年中析为招远场，寻改为兴化县，属扬州。伪唐昇元元年改属泰州”（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兴化县条，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本，第2566页），表明武义二年（920），分海陵北境招远场设置兴化县，属江都府。

③ 据《太平寰宇记》泰州条：“本扬州海陵县。伪吴乾贞年中立为制置院”（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条，第2564页）。乾贞年间（927~929）共3年，故“乾贞年中”似为乾贞二年。据此，乾贞二年改海陵县为海陵制置院，属江都府。

④ 据《太平寰宇记》泰州条：“本扬州海陵县。伪吴乾贞年中立为制置院。伪唐昇元元年升为泰州”（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条，第2564页）。另据“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刻：“丁酉岁仲冬月奉勅旨改为是郡。”可知，昇元元年十一月，杨吴时期的海陵制置院升为泰州。

⑤ 关于兴化县隶属泰州的时间，《輿地纪胜》兴化县条：“伪吴武义二年，置兴化县，属扬州。南唐昇元二年，改隶泰州”（参见王象之编纂：《輿地纪胜》卷43，高邮军兴化县条，第1840页）。但《太平寰宇记》兴化县条：“伪唐昇元元年改隶泰州”（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兴化县条，第2566页）。笔者从《太平寰宇记》昇元元年之说。

⑥ 据《文献通考》泰州条：“南唐置州，以扬州之兴化，楚州之盐城二县来属”（参见《文献通考》卷318《輿地考四》泰州条，第2497页）。可知，泰州初置时，应初领海陵、兴化及盐城三县。

⑦ 据《太平寰宇记》泰州泰兴县条：“泰兴县，本海陵县济南镇地，伪唐昇元三年海陵县之南界五乡为泰兴县，属泰州。”（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泰兴县条，第2566页）。

⑧ 据《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载：“通州，本海陵之东境，南唐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为静海军，后置通州，分其地置静海、海门二县为属而治静海”（参见《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41页）。另据《輿地纪胜》通州条：引“《通川志》云‘至南唐李璟嗣位，始补静海制置使’”（参见王象之编纂：《輿地纪胜》卷41，通州条，第1782页）。故静海制置院始置的时间应为南唐保大元年。

⑨ 据《太平寰宇记》泰州如皋县条：“如皋县，唐太和五年析海陵五乡置如皋场，属扬州。伪唐保大十年（952）升为县”（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30，泰州如皋县条，第2566—2567页）。

⑩ 据《太平寰宇记》通州条“南唐李氏于海陵县之东境置静海制置院。周显德中，世宗克淮南，升为军，后以为通州”（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30，通州条，第2567页）；另据《輿地纪胜》通州条：引“《通鉴》：‘显德五年正月，拔静海军’”（参见王象之编纂：《輿地纪胜》卷41通州条，第1782页），故静海制置院升为静海军的时间似为显德五年正月。

德四年十二月，“丁丑，泰州平”^①。显德五年三月，世宗“幸泰州”^②，随后李璟投降并取消帝号，称国主，并割让江北之地。可知南唐泰州政区并非《南唐书》所言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政局的变化逐步演变发展的。政权变更的频繁，政局的不稳，战争的破坏，直接表现为城市加固改造的频繁。历代州志对这时期的泰州筑城的记载较多且基本近同。如明崇祯《泰州志》载：“州治在城东北创自南唐昇元元年，周显德五年升团练州，以荆罕儒为团练使筑子城周二里二百步，为州治宋元因之毁于……”^③清雍正《泰州志》载：“褚仁规为刺史筑罗城二十五里，濠广一丈二尺。周显德五年诏州刺史荆罕儒为团练使，营州治增子城于东北隅，更筑自子城西北至西，东南至南合西南旧城，周十里十六步，皆甃，高子城一尺，而厚如之今城是也。”^④此外，据“子城记”碑文的“重展筑”，“中存旧址，便为隔城，上起新楼，以增壮贯”之语，可知南唐泰州子城之前，已有子城，只不过规模比南唐泰州子城小。该子城，建于昇元元年升泰州之前，可谓之为海陵子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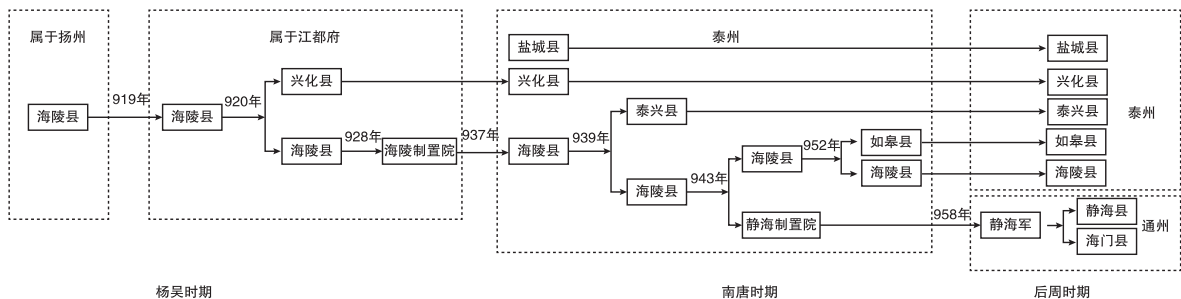


图1 五代时期泰州政区变化示意图

一 海陵子城与罗城

唐代的“州军治所设子城，已为常规”^⑤。通常为内外两重城，内城也称子城，外城也称罗城。一般而言，罗城则是工商业与居民区的聚集地，子城是官府衙署机构的所在地，当为衙署外加筑安全保卫防护之墙而成，故子城始筑之处应为治所所在。另“吴房以县治而具子城、罗城，属例外偶见”^⑥，表明县级城市设有子城、罗城者极少。目前泰州已发现的唐代墓志、文献等材料皆未提及海陵子城及罗城，表明唐代海陵县城尚未有子城、罗城之设。

安史之乱时，淮南地区遭受的冲击较小，不仅政局稳定，还更受朝廷倚重。唐末黄巢乱起，扬州因其战略要地，在毕师铎、秦彦、杨行密、孙儒等连年攻伐下受到的破坏甚大。最终杨行密趁机据淮，于景福元年（892），获封淮南节度使，乾宁三年（896）五月统一淮南，天复二年

① 《旧五代史》卷117《周书八·世宗本纪四》，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564页。

② 《旧五代史》卷118《周书九·世宗本纪五》，第1569页。

③ 李自滋修，刘万春纂：崇祯《泰州志》卷2《建置志·公署》，“泰州文献”，凤凰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第1辑，第1册，第82—83页。

④ 褚世暄、陈九昌修纂：雍正《泰州志》卷2《建置志·城池》，“泰州文献”，第1辑，第1册，第394页。

⑤ 郭湖生：《中华古都》，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2021年，第103页。

⑥ 郭湖生：《中华古都》，第103页。

(902)被封吴王。在稳定淮南后,杨吴政权“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①,在其“劳隐休息”^②的政策下,政局较为稳定,杨吴海陵城应直接承袭唐代海陵城。

杨吴时期的海陵位于国都扬州东部,属京畿地区,有拱卫京师之责,军事地位日益凸显。为此,睿帝杨溥乾贞二年(928)改海陵县为海陵制置院,加强了该区域的军事部署。州建南唐后,军事防卫的重心又进一步向东延伸,海陵东部又新置静海制置院,因此,制置院的设置当为边境之地或军事重点防范之处。制置院的治所也必然是军事防卫的重点地区,为加强海陵制置院治所等衙署机构之护卫而加筑护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举措。此护墙建成之时,海陵城也就在形式上,形成了子城、罗城的格局。加筑护墙的治所也就从形式上成为海陵子城。此周长尚不足4里、规模比南唐泰州子城小的海陵子城,建造的目的当为单纯地加强海陵制置院治所衙署之防卫,非刻意对州军城市格局的僭越,其确切的建造时间当为杨吴乾贞二年改海陵县为海陵制置院至五代昇元元年南唐建立之前的近10年间。该子城应位于原唐海陵城县治所在。子城,是相对罗城而言,若无罗城,也就无所谓子城,故子城之外的原唐代海陵县城则理所当然地可称为形式上的海陵罗城了。

二 南唐子城与罗城

据上文所述,褚仁规建造的泰州子城“高二丈三尺,环回四里有余,其濠深一丈已来,广阔六步”^③,泰州罗城为“二十五里,濠广一丈二尺”^④,但二者的具体位置,史料及出土遗物皆未明述,笔者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试分别述之。

(一) 南唐子城

《南唐书·褚仁规传》载:“烈主喜之,以海陵为泰州,迁仁规为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⑤可见州治与县治实为一处。所以南唐子城的位置,是在之前海陵子城的基础上的“重展筑”,规模扩大,地点未变。因没有考古发掘,故只能从文献资料及零星发现的古代遗物中来找寻南唐子城的位置。

明崇祯《泰州志》载:“州治在城东北,创自南唐昇元元年,周显德五年升团练州,以荆罕儒为团练使,筑子城周二里二百步,为州治,宋元因之。毁于……古州治之当在谯楼直北,察院马厂之间。今之州治乃古海陵县基也。”^⑥

清雍正《泰州志》载:“子城,州城内东北隅,周二里二百步。表里皆围以壁,即荆罕儒所建,今当察院马厂之间,城尽圯,州治移故海陵县基,乃子城之西也。”^⑦

古州治,当为后周、宋元时期的泰州州治。古(故)海陵县,当为州建南唐之前的海陵县,非后周及宋元时期的泰州下辖的海陵县,故古(故)海陵县基址,即唐代海陵县、杨吴海陵县及制置院之治所所在地。又因“不移治所,政亦如故”,南唐泰州的治所也位于古(故)海陵县基。明清泰州州治的位置为古海陵县基,南唐泰州州治由海陵县治发展而来。因此,南唐泰州州治的位置,也就在明清州治附近,即如今的海陵区学政试院西侧的原海陵区

① 《旧五代史》卷134《僭伪列传第一》,第1781页。

② 《新唐书》卷188《杨行密传》,第5454页。

③ 参见“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刻,现藏于泰州市博物馆。

④ 嘉靖《惟扬志》卷10《军政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84册,第590页。

⑤ 马令、陆游:《南唐书》卷19《褚仁规传》,第134页。

⑥ 李自滋修,刘万春纂:崇祯《泰州志》卷2《建置志·公署》,“泰州文献”,第1辑,第1册,第82—83页。

⑦ 褚世暄、陈九昌修纂:雍正《泰州志》卷2《建置志·城池》,“泰州文献”,第1辑,第1册,第395页。

政府附近。

1. 南唐子城的东部范围

南唐子城的东部范围，可由“小儿冢”的位置来找寻。据《方輿胜览》载：“小儿冢，州宅之东，有坟数十。”^①明崇祯《泰州志》、清雍正《泰州志》载：“小儿冢，州治之东有坟数十。”^②《方輿胜览》成书于南宋，崇祯《泰州志》、雍正《泰州志》成书于明清，皆载小儿冢位于州治之东，但宋代州治和明清州治的位置不同，似存误载。实际上，《方輿胜览》载“小儿冢”是属于“古迹”，《泰州志》载“小儿冢”是属于历代“丘墓”“冢墓”，表明此处的“州宅”“州治”是古州宅、古州治，也就是南唐泰州的州治。

另据《资治通鉴》载：“唐人迁让皇之族于泰州，号永宁宫，守卫甚严。”^③《江南余载》载：“每有嗣息及五岁，必有中使至，赐品官章服，然即日告卒。”^④可见，小儿冢所葬之人，为让皇杨溥族人之幼小。另从“号永宁宫”的“号”，表明永宁宫实际上并不是一座辉煌的宫殿，只是为了匹配“让皇”帝王的身份，对南唐子城的号称、代称及改称。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称王者蜂起，皆因节度使衙子城之旧，以为宫在，拓而广之”^⑤。改城曰宫者，比比皆是。正如《輿地纪胜》也指出“南唐李昇用宋齐邱计，迁杨氏子孙于海陵州廨，号永宁宫”^⑥。

因永宁宫内不大可能置有墓葬，故小儿冢的位置当在永宁宫外，也就是南唐子城的东城墙外侧。因前述南唐泰州州治的位置，也位于明清州治附近，据此，小儿冢的位置可确定为明清州治之东，也就是原海陵区政府东侧的学政试院附近。故南唐子城的东部大致范围确定。

2. 南唐子城的北部范围

民国时，泰县县立图书馆曾藏“南唐城砖十余方”^⑦。其中有数件的发现地为泰州新北门（今海陵区人民东路与东河路交汇处附近），“子城记”碑刻也出土于泰州北城垣附近，表明南唐子城的范围应至少向北延伸到如今的泰州城北的人民东路附近。此外，在“鼓楼墙巔”还发现南唐“州前城砖”^⑧，表明鼓楼所在位置（今海陵区学政试院南会宾楼鼓楼店东侧附近）应在南唐子城范围内。

3. 南唐子城的西部及南部范围

据《輿地纪胜》载，“太子港，在登仙桥西古市河之西岸”^⑨。《輿地纪胜》成书于南宋，此时的“古市河”之“古”，应当至少为唐代，甚至更早。此外，2010年南水关考古发掘过程中，在河道淤土中出土了开元通宝^⑩，似表明这条南北向的古市河河道，在唐代就已存在。明清州志的城池图明确登仙桥位于中市河上，表明该桥名一直延续至明清，似表明该古市河也一直延续，明清以来皆称中市河。再者，在1957年的玉带河水利工程中出土了青釉壶、青釉钵、青

① 祝穆编撰：《方輿胜览》卷45，淮东路泰州古迹条，中华书局，2003年标点本，第815—816页。

② 李自滋修，刘万春纂：崇祯《泰州志》卷7《方外志·丘墓》，“泰州文献”，第1辑，第1册，第184页；褚世暄、陈九昌修纂：雍正《泰州志》卷7《旧志·塚墓》，“泰州文献”，第1辑，第1册，第634页。

③ 《资治通鉴》卷282，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9202页。

④ 佚名：《江南余载》，《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3年标点本，第1编，第2册，第247页。

⑤ 郭湖生：《中华古都》，第103页。

⑥ 王象之编纂：《輿地纪胜》卷40，第1763页。

⑦ 夏兆麟：《泰县县立图书馆金石记目》，“泰州文献”第2辑，第15册，第293—295页。

⑧ 夏兆麟：《泰县县立图书馆金石记目》，“泰州文献”第2辑，第15册，第293页。

⑨ 王象之编纂：《輿地纪胜》卷40，第1764页。

⑩ 参见南京博物院、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城南水关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

釉碗、青釉盏、青釉罐等五代时期的器物，表明玉带河至迟于五代时期也已存在或于此时开凿。若此时开凿则应为子城建造时而凿；若已存在，则为了减少子城建设的工程量，这两条古河道被因地制宜地利用为子城的城壕。因此，南唐子城的西城墙靠近中市河东岸，南城墙靠近玉带河北岸。

综上所述，可框定南唐子城的大致范围，即今泰州市海陵区人民路以南，鼓楼路以西，玉带河至八字桥东街以北，海陵北路以东的区域内^①，周长近 2000 米，恰与南唐子城“四里有余”约 1900 米的周长相符（详见图 2）。南唐子城由唐代海陵县治逐步发展而来，形制应较为规整，子城周长 1900 米，面积不到 25 万平方米，按宿白先生指出的标准坊面积 50 万平方米^②来算，子城面积接近标准坊面积的一半。

（二）南唐罗城

据前文所述，南唐子城的位置，是在之前海陵子城的基础上的“重展筑”，规模扩大，地点未变。“子城记”碑文中“将欲整齐士旅，是宜固护严城”应该不仅仅只“固护”子城，应该也包括罗城。罗城，一般指子城外的大城，也应承袭唐代及杨吴时期的海陵城。唐代一里约 466.5 米^③，“罗城二十五里”，可见南唐泰州罗城周长约 11000 米，比后来的明清泰州城的周长还大的多，似有不确^④。笔者根据唐代海陵城及城外大宁坊的大致范围推测褚仁规所筑的罗城，应为唐海陵城和城东北的大宁坊组成的大城，即把原唐代海陵城和城外东北的大宁坊皆置于新的大城之下，该大城的周长约 1 万米，与文献记载的 25 里较为接近（见图 2）。即今泰州市海陵区海阳路以南，春晖路附近以西，迎春路略偏南以北，卤汀河与西市河以东的区域内。

可知南唐时泰州也为内外城结构，子城也位于罗城之内。当时筑城应为平地取土，堆土筑墙，城壕兼得，不过由“壕广一丈二尺”来看，该罗城的城墙规模不大。若昇元元年十一月州建南唐后即开筑罗城，至“昇元二年暮春月”重展筑子城完工，其中子城“曾未五旬”，便“俨全四面”，可知子城重筑时间不到 50 天。此外，昇元元年十一月至昇元二年三月仅为 5 个月，应该无法完成 25 里的罗城，罗城的建设时间应该更长。若以子城重展筑 4 里用时 50 天的速度为标准，则同样标准的罗城用时应该至少 1 年。南唐罗城似为南唐新立褚仁规“但缘王事疚心，鼎

① 李昌龄根据治所地点和城“环四里有余”的周长，大体勾画出南唐子城的位置，“东约至今邑庙东巷，南约至今税务桥东路，西约至今海陵南路，北约至今人民东路”，并没有详细论据（参见李昌龄：《泰州城池沿革》，《泰州地方志资料选辑》第 1 辑，1987 年，第 238 页）；王为刚根据南宋《舆地纪胜》中的八字桥及资福院的位置与明泰州城池图相结合来推测南唐子城的位置，并认为其位置位于“今玉带河（人民路段）南侧和西侧、海陵南路东侧、八字桥东街北侧之间的区域”（参见王为刚：《南唐〈泰州重展筑子城记〉浅释》，《东南文化》2013 年第 1 期）。王文所述子城区域的实际周长用奥维地图软件测量超 2600 米，远超南唐子城约 1900 米的周长。笔者据前文论述，观点与上述二文有所不同。此外，黄炳煜通过民国《泰县城厢图》的城市布局反推出南唐子城的位置“大致是西至中市河，南至玉带河，东至鼓楼路，北至北城壕”（参见黄炳煜：《海陵唐城考略》，《海陵文史》第 9 辑，1997 年，第 92 页）。笔者与黄先生虽思路不同，但对南唐子城位置的结论却不谋而合。

② 参见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282—283 页。

③ 唐代一尺，合今 0.311 米。一步为五尺，合今 1.555 米。一里为三百步，合今 466.5 米。（参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第 66 页）

④ 如王为刚根据扬州唐子城、罗城及“宋三城”的周长及面积比，认为南唐泰州罗城及子城的周长及面积比例不正常，并推测志书所载的二十五里有误（参见王为刚：《唐以来泰州城池考》，《中国城河论》，第 14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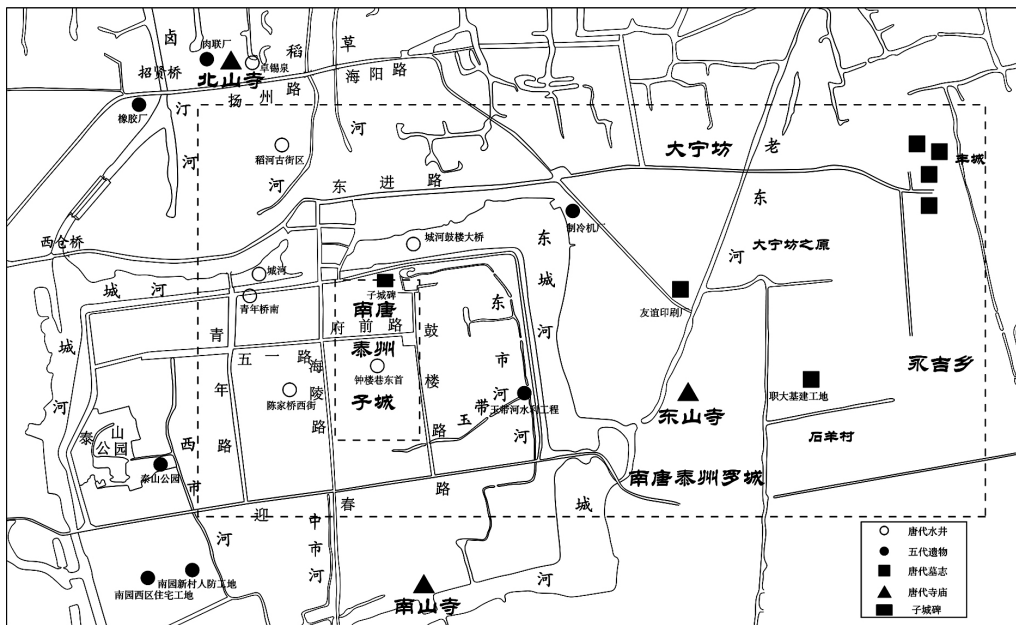


图2 南唐泰州子城、罗城位置示意图（据1980年泰州市图绘制）

彝系抱”^①的“政绩工程”，且后因褚仁规获罪被诛不能持续经营，故城的范围虽然较大，但乡野较多，其较为繁华的地区应该还是西南部的原唐海陵城区域，故后周显德五年荆罕儒“更筑罗城”，只保留了南唐罗城的西南角。

南唐罗城的面积虽大，但城墙及城壕的质量不高，因历史悠久，现已难觅踪迹。在城市基本建设中，也陆续出土了一批五代遗物。如泰东公社跃进大队出土青釉瓶；玉带河水利工程出土釉痰盂、青釉盂、青釉壶、青釉钵、青釉碗、青釉盏、青釉罐等；橡胶厂出土四系罐、青釉碗；新城大队古井出土青釉盘、青釉执壶等；南园新村人防工地出土青釉碗、青釉罐；肉联厂割肉车间基建工地出土执壶；海光南村下水道工地出土青釉瓶；南园西区工地出土青釉碗、青釉盏、青釉钵、青釉罐、酱釉罐等；制冷机厂工地出土黄釉碗；海光住宅区二期工地出土青釉罐、酱釉钵、青釉碗、黄釉碗、铜镜等；无线电专用设备厂工地出土灰陶壶；人民西路华联商厦工地出土青釉碗；西郊工业供销公司工地出土铜镜；泰州北城垣出土“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泰山公园岳墩上置有经幢等。还有出土地点现已不甚明确者，共计约10余处^②。此外，2006年8月在泰州市凤城河风景区内望海楼重建工地发现宋代涵洞遗址，考古人员在清理过程中发现的“古代城墙遗址最早是宋代的”^③，并未发现五代时期的城墙，但发现了3处五代时期的灰坑，编号分别为H5、H6、H8。H5、H6出土五代瓷器残片，可辨器形有碗、盏、盘等；H8出土一批五代瓷器，器形以碗为主^④。因历史原因，上述遗物多未经科学地考古发掘，但其出土地点，除了发现“子城记”碑刻的北城垣、发现青釉碗、青釉罐等器物的玉带河及发现黄釉碗的制冷机厂，基本皆位于上述推测的罗城范围之外（见图2）。此外，此时已在罗城内，但

① 参见“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刻，现藏于泰州市博物馆。

② 资料现存泰州市博物馆。

③ 王为刚：《唐以来泰州城池考》，《中国城垣论》，第143页。

④ 参见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宋代涵洞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1期。

在唐代为主要墓葬埋藏区的“大宁坊之原”，至今也未发现五代时期的墓葬。五代时期的墓葬集中的区域也应与人们日常生活聚居的区域有一定的距离，城内人们聚居区域内，可见水井、城砖等分布，但五代墓葬却不会集中发现，故前文所述的五代遗物的出土地点，可确定为泰州罗城及其周边区域。

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在文献及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南唐泰州子城的位置予以考述，并指出其位于今泰州市海陵区人民路以南，鼓楼路以西，玉带河至八字桥东街以北，海陵北路以东的区域内。此外，从唐代海陵城和城外大宁坊位置出发，以城市发展的视角，结合罗城“25里”的规模，推测出南唐罗城应是把唐代海陵城和城外大宁坊皆置于内的新的大城，其大致位置位于今泰州市海陵区海阳路以南，春晖路附近以西，迎春路略偏南以北，卤汀河与西市河以东的区域内。南唐泰州城很可能在南唐与后周的泰州争夺战争中被损毁严重，故在显德四年（957）十二月归属后周后，荆罕儒才有了“增子城”“更筑罗城”之必要。

表1 五代时期泰州子城、罗城简况表

时期	子城周长	罗城周长	类型
杨吴	比南唐小	唐海陵城的周长	内外型
南唐	四里有余 约1900米	二十五里 超10000米	内外型
后周	二里二百步 约1200米	十里十六步 近5000米	并列型 ^①

唐末五代时期的泰州子城与罗城的位置关系由内外型与并列型之别，规模也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详见表1）。其中南唐时期是泰州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南唐时期的泰州城规模比历代泰州城的规模都大。南唐泰州城的大，固然凸显着南唐初立的新气象，匹配着“让皇”行宫的高规格，但随着首任知州褚仁规的，南唐王朝的衰亡，终归是昙花一现，不复往昔。

（作者单位：泰州市博物馆）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参见王为刚：《唐以来泰州城池考》，《中国城河论》，第144页。